

淘金者系列长篇小说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红茶恨水

简兆麟著

简兆麟 著

淘金者系列长篇小说

红茶恨水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[湘]新登字 002 号

红茶恨水

简兆麟 著

责任编辑:吴正刚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: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

*

199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5

字数:371,000 印数:1—5,500

ISBN7—5404—1659—9

I·1323 定价:16.20 元

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

(厂址:长沙市八一东路马王堆 邮编:410001)

内容简介

落第秀才，学过洋医的青年刘辅堂，受雇于俄商巴甫洛夫的茶庄。为打破茶业公会垄断茶源，他亲赴外地收购茶叶。

石门之行，刘辅堂财运又添桃花运。云溪客栈，刘辅堂巧救洞庭王之女。青帮、红帮、争夺江湖，大开杀戒。俄商、英商、逞王逞霸，互不相让。羊楼碛设庄杀价，云溪口火烧茶船……

刘辅堂假俄国人之势，借洞庭王之威，得卢馨一之助，东挡西突，历尽劫难，铲除劲敌，成为中南数省对外出口的“茶王”。

淘金场，血泪场！

目 录

第 1 章	疯子	(1)
第 2 章	袒舞	(14)
第 3 章	出逃	(38)
第 4 章	追杀	(64)
第 5 章	喜讯	(79)
第 6 章	机锋	(97)
第 7 章	女身	(114)
第 8 章	腥风	(130)
第 9 章	典衣	(146)
第 10 章	茶术	(164)
第 11 章	陷阱	(182)
第 12 章	人命	(201)
第 13 章	逼庄	(217)
第 14 章	鬼气	(233)

第 15 章	焚 船	(250)
第 16 章	油 污	(263)
第 17 章	偷 情	(284)
第 18 章	鹰 啄	(298)
第 19 章	春 波	(314)
第 20 章	春 遭 劫	(331)
第 21 章	除 恶	(347)
第 22 章	排 歌	(362)
第 23 章	弄 情	(377)
第 24 章	年 客	(395)
第 25 章	屈 婚	(412)
第 26 章	祁 红	(426)
第 27 章	鬼 王	(445)

第 1 章 疯子

汉口。

一年茶事初了的时候。

那彭琛进得茶业公所大院，早有郎兴泰茶行老板郎本哈迎了出来，拱手道：“彭老弟大喜呀！”

彭琛不解道：“喜从何来？”

郎本哈咕咕嘎嘎一阵大笑，执了彭琛的一只手，摇晃着脑袋道：“‘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，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。东家之子，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；著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；眉如翠羽，肌如白雪；腰如束素，齿如含贝；嫣然一笑，惑阳城，迷下蔡。’有如此绝色让老弟消受，不喜而何？”

彭琛这才明白，他所说的是自己欲娶弟媳为妾的事，不禁透出一丝尴尬：“八字尚无一撇！都怪贱荆嘴长，将一桩闲话张扬

得尽人皆知。其实作伦早有此意，以便把泰合和的生意做得更大些。愚弟因嫌夷红茶缺少上档精品，更兼家中近年迭遭变故，故未及时应允这场婚事。不料贱荆醋意大发，预把这桩两可之事到处张扬，其实这不叫泼翻醋海酸缸，倒是逼我上架，非挖这口古井不可了。嘻……”

彭琛说到得意处，不禁胁肩而笑。泰合和乃湘鄂西茶庄之首，专营夷红茶，是汉口彭雅斋茶行设在外埠最大的一家茶庄，系彭雅斋的主要茶源之一。泰合和的庄主卢作伦当然得仰他彭琛的鼻息，否则其茶到汉口便没有投处。彭琛已写信着卢作伦速将其新寡的妹妹送来汉口，并令管家安置新房，准备箱笼妆奁诸物，以迎娶新妇。至于元配聒噪吃醋，完全可忽略不计。那女人就知道揸开两腿屙孩子，接二连三续五继六，一连给他生了九个儿子，弄得肚如罗汉，腰似黄桶，一只猪不啃的老南瓜，也配吃醋？

郎本晗素知彭琛有些牛皮哄哄，有点点他的穴道：“彭老弟慎勿高兴得太早，夷红茶虽少上品，赶不上祁红，却能与湖红、宁红媲美。那卢作伦因嫌彭雅斋勒索，早有见异思迁之意，愚兄风闻他最近——”

郎本晗说到此处，尖下颏上的小鬍子一翘，两只精明的豌豆眼狡黠地一挤，宛如两点油灯芯头要从眼眶内牵拉出来，陡地转移话题道：“老弟莫非尚不知道，今日茶董聚议所为何事么？”

郎本晗在茶董中素以消息灵通著称，彭琛不禁伸长脖子道：“愿闻其详，愿闻其详！”

“我们里头说去。”郎本晗拉着彭琛进了议事厅。

茶业公所为茶商集资所建，是一幢形似碉垒的砖火桶子楼。其院门轩敞，洋商的四轮马车可排闥而入。楼下有两个议事厅，其东为总董召集董事聚会的地方，其西为年值董事处理日常事务

之所。年值董事称为年董，由七位董事轮流担任，下设文、武、宾、庶四位管事各司其职。那郎本哈把彭琛拉进东厅坐下，这才透露道：卢作伦已生跳槽之意，欲把泰合和的茶叶做给俄商。并向俄国新泰洋行大班巴甫罗夫进言：俄国砖茶厂要想茶源充足，惟有撇开汉口茶行这个居中环节，派员到各茶叶产地设庄直接收购茶叶，减少茶行对茶庄、茶农的勒捐盘剥。否则，茶贱伤农，新泰等几家砖茶厂的茶源便难以保证！彭琛闻之，神色已经大变，但仍撑着架子道：“俄国人无有这等偷天的本事，他卢作伦敢跳槽做俄茶，我先撅断他一条腿！”说时还伸出一只绵白的手，在高几上拍了一下。

“葛叶翻泡、乌龟放屁冲壳子的话，说不会害肚子疼，老弟还是梦中人啵！新泰已经派员去你的老家石门，今日汪会董召集茶董紧急商议的，就是这件事。彭老弟——”郎本哈伸出只鸡爪般的手在他肩头拍了拍：“你生孩子的不着急，我等抱腰的替你着急，倘泰合和这个缺口打破，汉口茶界恐无宁日，老弟怕也要唱‘稀（西）皮流水’火烧连营了！”

正说着，那郎本哈忽像只被火燎了的公鸡扑出东厅，发出一串咯咯声：“唐贤弟祖荫兄，久违久违！”早已六神无主的彭琛闻声忙抢至门首，与刚刚下轿的两位巨头作礼。那唐由勋略长于彭琛，孤拐脸，厚嘴唇，炯炯有神的一双猿目，穿一套白色纺绸裤褂，一看就知是雄踞汉口商界的粤帮掮客。其胸前那枚镀金十字，不无夸夸地闪烁着夺目的光辉。他冲彭琛生硬地点了点头，将镀金十字掖进衣袋，顺手摸出怀表看了看：“俄国人采纳了卢作伦的建议，派了一个叫刘辅堂的去石了石门，等汪总董一到，我们就开会。”

他的身后，是一个油黑的胖子，生得牛高马大，两撇修整得如同拓印出来的八字鬃，像括弧一般兜着红猩猩的一张小嘴，使

得那张陈年老油罐似的脸更其生动：“彭老弟，此番你可是堂屋里挂夜壶——满堂骚！明年又轮到你当年董，倘你不设法将姓刘的小子制服，汉口茶业，兴许让这小子打翻天印，要黑天！”两人先后越过彭琛进了东厅，在总董左右的乌楠高背椅上坐了下来。这里的位置，严格按财势的大小排列，最先来所迎候、茶行规模最小的郎本哈坐东端下首。东厅主座朝南排，有理无钱莫进来！

少顷，总董汪春荣的拖呢大轿进了院子。四品顶戴候补道员衔，虽然这没有仪仗的虚衔是拿银子捐的，但威风和这大轿上的绿拖呢一样，却不是普通人可以随便蒙的！

众人一窝蜂迎了出去，管家朱必达打起轿帘，一颗戴着碧玺帽正的脑袋，在众人的瞻仰之下，缓缓探出轿门。继而便有一只蹬着小朝靴的脚落到了青石板上，仿佛怕踩着地雷，那目光专注着地，一只手还撩着宁绸长衫的下摆。在众人参差起落的问讯声中，汪春荣抬起那张黄如蟹壳的脸，举起右手按了按，到底不敢说“众卿平身”那等君临天下的话，只问“都来了么”，便迈着四方步进了东厅。

庶务管事姜珩楚奉上茶来便退了出去，轻轻带上了东厅门。今日聚议非比寻常！

除保康茶行的老板张春峰送茶去沪，汉口五大茶行的老板都到了。汪春荣掇起茶碟，用碗盖缓缓掠着浮沫道：“由勋，你先把新泰方面的情形说说。”

唐由勋哭丧着脸告知众人道，俄国人欲撇开汉口茶行，派人直接到产地收购茶叶，其目的有三。第一，保证茶源。自俄国顺丰、新泰砖茶厂由羊楼碛迁来汉口，改用蒸汽机器制茶，顺丰厂年产茶二十七万余担，新泰十二万余担，近来正在筹建的阜昌砖茶厂，设计规模也在十万担以上。无有充足的茶源，三家砖茶厂

就无法保证正常运转。第二，是想攫取更大的利润！近些年来，大清对俄贸易出口扩大了七倍，其主要是茶，茶税收入占到俄国常年关税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上，连俄国首相戈恰科夫也重视砖茶贸易。去年，在中国首建顺丰砖茶厂的俄商李特维诺夫逝世，戈恰科夫还专门送了花圈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俄国佬欲与英、德争夺汉口这个最大的茶叶市场。中国是最大的茶叶输出国，汉口是中国三大茶埠之首，其茶叶出口远居于上海、广州之上，仅砖茶一项，就要占到出口总额的六至七份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茶市，自开埠以来。俄国人就在暗地里争了！汉口茶行，上仰官府，背倚英德茶商，独揽汉口茶市多年，所有湘鄂赣皖陕到汉茶叶，无不经茶行假手，事实上控制着茶源。俄国人此举，实际上就是针对汉口茶行！

众人皆默不作声，连一向哈哈雷滚的程祖荫也闭紧了他的嘴巴。什么人的头都好摇，就是洋人的脑袋不好摇！俄国人刚打个喷嚏，这群巨头就全都感冒瘟病上身。

“那末，汉口官府——它该有个说法罢？这等破坏行业规矩的大事，俄国人上下嘴皮一搭，就行啦？”彭琛期期艾艾道。

“别指望官府啦！”汪春荣丧气地摆摆手，“美国领事馆已经代俄国人领取照会，湖广督署近日已谕示湘鄂各茶区，当允俄行派员直接至产地购茶，不得非礼刁难俄行属员。那个刘鸡巴堂，就是带着这么一纸照会走的。”俄国在汉口此时尚无领事馆，俄人在汉所有事宜，概由美国驻汉领事馆代理。唉，娘要偷汉子，其奈何哉？

“英德方面，对此有何反应？”程祖荫问。

汪春荣摇摇头。湘鄂赣皖豫陕等省茶商，习惯将茶运到九省通衢的汉口来出售，汉口因有茶行之设。自同治二年汉口开埠，英商天祥、怡和、公信、宝顺和德商嘉乐、美最时、协和等洋行

竞相在汉口收购茶叶出口，茶行遂成为洋行买办的附庸。俄国人此举，并未触犯英德在华的根本利益，毛掉了有皮，撇开茶行这个居中环节，对英德茶商未必是坏事，中国的地里长茶，中国有最廉价的劳力，他们只要死死抓住这张皮，就不愁没有茶叶出口，它管你哪门子茶行？

“洋人与洋人是狗连裆，英、德不会轻易开罪俄国。茶行本是奶奶不亲、舅舅不爱的货，把持出口的洋人和下面的茶农都讨厌茶行这个居中角色。我等万不可指望洋人，更不可得罪洋人，否则，我们到何处去求财？茶行又何以安身立命？而今之计，惟表面顺从洋人官府，允俄行派员直接到产地购茶，暗地里——由勋，你把姓刘的情形跟众位说说。”汪春荣道。

刘辅堂自幼随家从山西迁来汉口，其父至今还在晋源票号帮工。他是同治末年的秀才，曾在家自设塾馆，三年后，自感求取功名无望，遂考入英国圣公教圣教医院学洋医四年。毕业后，因种种原因不能独立开业，又考入汉口海关，担任汉文抄班，与海关负责茶检的巴甫罗夫结识，彼此相处甚笃，据说救过巴甫罗夫的命。两年前，新泰砖茶厂由羊楼碛迁来汉口，改为机器制茶，大班莫洛托柯夫欲投资俄国西部铁路，巴甫罗夫因谙熟茶业，以五万卢布入股新泰，接任大班，刘辅堂也随其到新泰干了两年翻译，新近被任为庄首，统归买办房领导。

郎本啥又晃开了脑袋：“如此说来，由勋兄要掣肘刘辅堂，犹如罅子里捉乌龟，是手拿把卡的喽！”

“我是新泰买办，不便直接出面抗拒洋大班，反对他作出的决策，也不好公开掣肘刘辅堂……”

“对！由勋惟有表面顺从，这场关乎茶行存亡的明争暗斗方能稳操胜券。”汪春荣接茬道：“我意，先由彭老弟出面对付这个刘辅堂，既然他首选石门，而卢作伦又有跳槽之意，你与刘某人

便算结下私怨。既有仇怨，何事不可为？石门山高皇帝远，水有浮尸，野有饿殍，山多渠帅，林出强梁，刘辅堂一介文弱书生，又人地生疏，谁能保他不出一点意外？”

汪春荣的暗示，彭琛自然心领神会，他用眼角觑着众人，怪笑道：“昔韩退之被贬潮阳，雪拥蓝关，路遇侄孙韩湘子，曾有两句诗：‘知尔远来应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边’，石门边陲之地，我派个人去收骨头就是了！”

八月湖水平，涵虚混太清。

气吞云梦泽，波撼岳阳城。

乘小火轮横穿玉界琼田的洞庭湖抵达津市，再逆澧水而上，约两日光景，船至泥沙汛。泰合和茶庄，便设在这个山谷间的小镇上。群峰似聚，水瘦山寒，此时乃收茶淡季，泰合和的堆栈、检棚、账房尽皆铜将军把门。除却用疲乏的眼神打量生人的野狗，和船去船来的码头，小镇颇显冷清。但因这里是临澧等三县交界之处，地当冲要，故有一队绿营清军在此驻守，以绥靖地方。此去石门，不过小半日光景，在纤夫穿云裂帛般的号子声中，座船晃晃悠悠，于中午时分抵达县城。路上刘辅堂已问过船家，因此不需打听，入城之后循着那条青石板长街，直走到一处三岔路口，那兜街面南的一所大宅院，便是泰合和的老板卢作伦家。

好大好深一处庄院！

条石门框，板筑院门。入院是一个大天井，两侧厢房皆带彩楼。楼上楼下，都是一里一外两两相对的套间，一层各有八个门洞，单这两厢，便有三十二套房间。两厢连接的正厅，高大巍峨，乌楠壁柱，斗拱雀替，毗连的四排榻扇，拥着一道乌漆兽环

版门。那黑沉沉的大门上端，高悬着一块磨漆鍍银大匾，上书“华祝龙光”四字，乃道光癸未石门县令所题。看来五十年前，这卢家就已是石门的望族了。

院内无人，他在天井里轻咳一声，便见一位庄院模样的老者，从西厢的廊阶内拱将出来，打个问讯道：“客官找谁？”

刘辅堂递上名刺，说明来意，庄院急忙入内通报。少顷，一位高挑汉子疾入天井来迎，年约三旬，面皮白净，穿一领富贵团云宁绸夹袍，拱手道：“不知刘庄首远道而来，有失迎迓，里面请——”

说罢，接过他手中的皮箱。刘辅堂行囊不多，除了腋下这把红油纸伞，背上的帆布背包和手中的皮箱都系洋货。皮箱是德国造，背包则是俄国远征义勇队的军需品。

他随卢作伦拐入廊阶，迎面是一个高大的月洞门，远处茶山重叠，山下白水明田。入得月洞门，刘辅堂不禁吃了一惊，原来里头又是一个三合大院，连着一个幽邃的大花园。踏级而下，直入后院厢廊。廊下精雕护栏，栏前花树疏落，掩着洁净净一方青石海坝。

卢作伦将他让入客厅，细雕榻扇大窗，上首一架沉楠高几，下设四把犀皮一字交椅，两壁上挂着四幅名人山水画。二人分宾主坐下，庄院奉上茶来。那卢作伦好一番恭维，称他们父子两代经营茶庄，算来也有二十余年，不用说汉口茶商，就连常德、津市的茶商，也少有深入石门这等山陬边鄙之地的。又说起茶事，湘鄂西路远山遥、地瘠民贫，夷红茶养在深闺人未识，更不用说跨越海而来的英德茶商，他们哪里知道夷红的妙处？正说得天花乱坠，榻扇窗外，忽地响起一声女子的清唱：

噢——噢！这山望见那山高，那山葛叶在翻泡。葛

叶翻泡望人打，十八女儿望人那个榜——

分明是首鄙俚茶歌！刘辅堂心内诧异道：想这卢家，必是有些规矩的，怎会有女子这般不整肃？胡唱这等求艳思春的风流茶歌？正嗟讶间，不期那能够大扇支开的榻窗被人从外面揭起，蓦然现出的一块蓝天，宛如一张宽宽大大的菱花镜。那镜中映出一位年轻女子，容长脸，双眼皮，眉弯新月，腮凝鹅脂，两瓣猩红的嘴唇，如同五月的榴花，真个一锅凤髻绿如云，燕翅欲掠香腮雪！她用一只玉手顶住榻窗，探头叫道：“哥，你出来一下。”

卢作伦慌忙起身道：“馨妹，有话待会儿说，这里我有客。”

那女子这才发现客厅内坐着生人，定定地瞅了刘辅堂一眼，那目光刺刺的有些扎人：“我刚才问过‘七姑娘’了，娘带信说让我不去。谁要是不听娘的话呢，你就拿家法重重地治他。”

“行，我一定拿家法治他。”卢作伦严肃的样子，又似哄孩子般道，“你先去后花园顽耍稍等，待我安顿了客人，一定拿住那厮，狠狠用马鞭子抽他。”

“马鞭要蘸上水。”那女子说着，放下了榻窗。在女子转过身去的刹那间，刘辅堂这才发现她的鬓角上戴着一朵小小的白绒花，恍恍惚惚，她那水昌蓝大褂的领边袖口，都似滚着白边。按大清定制，卢作伦的这个妹妹，看来是个“未亡人”了。没隔多久，那“未亡人”的胡唱又响了起来：

吾不见青天高，黄地厚，唯见月寒日暖，来煎人寿……

这一句倒雅！但却是《桃花扇》中李香君闻侯朝宗失节时病中所唱。《桃花扇》系禁书，李香君乃妓女，岂是未亡妇可以乱哼腔的么？此女看来有些不大正常！

卢作伦见刘辅堂错愕的样子，叹气道：“这是舍妹，自幼由父母作主聘与彭家二公子，去年本待完婚，不料老父亡去，依礼须推迟一年再行合巹之礼。今年春上，那彭二公子忽患水蛊之症，遂提前将舍妹嫁过去冲灾，不料未及一月，那彭二公子便撒手去了。舍妹受此重创，从此便有些疯疯岔岔，举止言语失常。那彭家又无老人，只有一位远房堂叔管着些田土租课的事，连个丫环都没有，没奈何，只得把小妹接回家中暂住，倘有唐突之处，还请刘庄首鉴谅。”

刘辅堂赶紧道：“哪里！哪里！听卢兄之言，令妹这病，只怕有些来历，倘有合适的机会，我当会她一会，摸摸病由。”

卢作伦惊问道：“刘庄首能治癫邪？”

刘辅堂道：“不敢称治。在下同治末年曾取过秀才，有道是‘秀才学医，笼中捉鸡’，尔后又学过四年洋医。七情六欲，人之常也，内伤七情，先自脏腑郁发。只是洋医的说法与中医相去甚远，倘卢兄信得过我，当容我先摸清令妹病由，再看可治不可治。”

卢作伦不禁大喜：“贤弟若能治好小妹的邪病，卢某当有重谢！”

刘辅堂笑着摆手道：“并非图谢。请卢兄寻一熟知令妹经历的人，自幼以致婚后，巨细无遗，我全要知道。等弄清病由，再作道理。惟卢兄不可生疑，这洋医不同于中医，洋医认为情志上的病，多自不可告人的隐衷开始，因此我要先问她的经历。”

“不疑！不疑！”卢作伦正然道，“愚兄岂不知‘问病无忌’的道理？况小妹这病，石门城无人不晓，请道士打整过，也请僧人超度过亡灵，驱过邪穰过灾，只是总不见一点儿效。”正说着，庄院送进来一封信，并报刘庄首的下榻之处已经收拾齐整。卢作伦令庄院先领刘庄首后花园小走，歇歇乏，有关茶事，明日再

议。

卢家后院，一正两厢皆用廊阶连接。正屋后面，又有一间小小的抱厦，这里才是主人的起卧之处。穿过抱厦前的小院，进入后花园。那老家院真是有问必答，将小姐卢馨一的幼年、秉性、婚后的不幸皆道了个详细。又称这卢府后花园乃是石门一景，各地茶商倘送货到此，多在卢府下榻，有时盘桓十数日，无不饮酒赏玩于这后花园内，有些大主顾，还特意雇乐户陪伴哩。

刘辅堂要问小姐病由，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！四顾无人，袖出一块直行汉钞——一种由汉口出的重五两的小银锭，其成色为百分之九十九，与朝廷所出的元宝即足色纹银价值量相等。在石门这等偏远之地，币制极混乱，仅银一项，除湘银、川锭、汉钞，还有成色更次的荆沙锭、宜平银，每两只能兑换九八制钱（制钱九百八十文兑换足色纹银一两）八百五十至九百文。纯度达百分之百的足色纹银，在石门几乎见不到。一般交易，只用铜钱，所谓“地无三尺平、人无三分银”，极言石门这等穷乡僻壤，见银不易，故五两足色汉钞，在石门一般人眼中，有如汉口人得到英镑、法郎、美元、卢布一般珍奇。

那老家院得了银子，喜得声音发颤：“刘庄首有话尽管问，卢家的大小事体，老奴没有不知道的。”

刘辅堂悠然一笑，拿眼睨着老庄院道：“小姐之病，当真和这泰合和茶庄、和石门茶事没有一点关系么？”

“刘庄首的意思是……”老庄院踌躇不解道。

“据老管家说来，作伦虽为兄长，却是庶出，馨一虽系小妹，却是嫡生。卢家两代经营茶庄，并无多少田产茶山，除却房宅花园，泰合和当系卢家主产。似石门这等不开化的地方，有钱人家岂会不重庶嫡？不信开读老大人的临终遗嘱看，这泰合和茶庄，小姐一定有份，断不会让作伦兄一人独得！此其一也。其二，那